

邦英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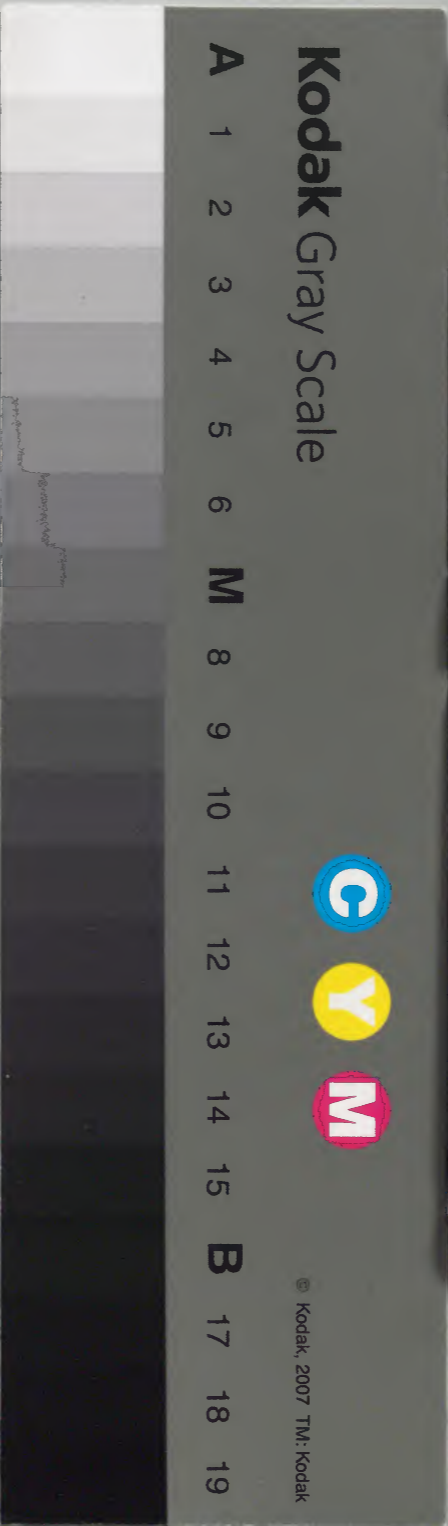
十七六



漢書門			
八	七	六	九
一	三	六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一	八
八	七	〇	七
函	架	冊	架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69
冊數	10 (9)
函號	285 24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測義卷十七

監察御史臣胡定謹述

起癸丑朔
年盡庚申
正月
凡八年
淺草文庫

癸丑
四十七年
三月
加淮揚田賦

時江上有倭警需餉急鳳陽巡撫陳薦請加派銀十五萬兩有奇從之

國語曰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時地方有警不勝騷擾更加賦以重其困是寇如梳而朝廷且口
篋矣非所以離

詔卜失免襲封

三十五年順桂王擒克死孫小桂王嗣求婚於忠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折部素囊散忠順東吉各不相

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折部素囊散忠順東吉各不相

卷十七

七

下封號久未定至是下失兔始婚於忠順東西諸部長
皆具狀為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十失兔為順義王
然勢益衰不復
能力制諸部矣

秋大水

兩畿河南山東湖廣
江西廣西俱大水

測義春秋魯宣公十年大水何氏以為役重民怨之
所生唐太和中諸路大水未幾亂者蠅起而不可弭
此時畿省大水亦民怨之
所感召也而禍亂兆矣

八月以方從哲吳道南為東閣大學士

自朱賡卒李廷機以人言杜門久葉向高遂獨相向高
卧病每即家擬旨請增閣臣章百餘上至是始命二人

入閣時道南在

籍踰年乃至

測義從哲以國子祭酒請告家居久不出時頗稱其
恬雅道南遇事有操執明達政體廷推並命入閣

寅甲

四十二年春二月以鄭繼之為吏部尚書

趙煥罷以繼之代繼之楚人年八十餘耄而憤一聽楚
黨意指凡與黨人異趣者貶斥殆盡大僚則中以拾遺
善類為
空云

測義太公望言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
其國見於危亡明自張居正惡聞讜言每遇科道員
缺率擇才性便給者授之致佞臣得志值朝綱之不
振於是分齊楚浙三黨恣為抨擊是非替亂賢否混
淆羣相敵仇固顧國是繼之掌銓衙
畏黨人去留隨其意惟受成而已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

后性嚴明萬歷初政后保護之力居多姜應麟以疏請
違諸被謫太后因帝入侍問故帝奏對失旨太后怒帝
惶恐伏地儲位由是定至是崩謚孝定

訓義帝冲年嗣統太后教之頗嚴其時張居正當國
使克如周公汲引善類俾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
有保出則有師則帝習與性成可不至於敗德矣乃
居正雖勤日講而任智數偏恣點陟多由愛憎左右
承弼不皆正人致溺宴安則帝負太后之教而居正亦不能成太后之美可為痛恨

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初廷臣請王之藩者數十百奏不報會錦衣百戶王日
乾訐奏貴妃內侍姜麗山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

太子欲擁立福王帝震怒葉向高請速令福王之國以
息羣噪帝納之尋又諭改期向高封還手勅力諫帝不
得已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奇羸羨悉以資
之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
王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中州舊食河東
鹽以改食淮鹽河東引過不行邊餉由此大絀

訓義傅亮有云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
戒乎桑霍誠以多藏厚亡也時帝溺愛福王婚費至
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萬十倍常制至是之
藩稅使礦使所搜括羸羨億萬多以資之又廣賜莊
田及雜稅鹽引夫固謂貽以厚福也豈知日中則昃
月盈則虧洛陽富於大內何德足以堪之又况所予
者皆鞭胸撻背賣兒貼婦橫徵暴政之財簿曰貨悖
而入者亦悖而出天道好還寧能久享其富乎厥後
王府所有悉以資流賊李自成則帝之富之適所以貽之禍焉爾

釋楚宗幽禁諸人

楚宗之微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能白至是禮部侍郎孫慎行力言楚宗殺趙可懷不得為叛乃稱太后遺詔釋之

測義楚宗不守法紀蓋逞忿也以為叛逆則過矣釋之亦所以全親親之誼

夏六月葬孝定皇后於昭陵

測義后本穆宗貴妃神宗尊其生母合葬於昭陵故書其地

秋八月葉向高罷

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効忠蓋帝心重之而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嘗疏言今天下必亂

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帝不能用向高累疏求去帝輒優旨慰留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用臣言今章奏不發人僚不補起廢不行臣留何益又言今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羣臣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主無此法也帝俱不省至是乞休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

測義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是時諫則不行言則不聽大臣寧可狃於謙謙之食哉向高之去冰愆也其亦不得已也

乙卯 四十三年春三月朔日食

夏五月畿內山東旱

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伏誅

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梃擊傷守門監入前殿被執太子以聞命法司按問御史劉廷元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先後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以積柴為人所燒氣憤發狂詣京師訴冤法司遂以瘋顛具獄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刑部主事王之寀至獄中脅令吐實詞連內監劉成龐保皆貴妃近侍也於是廷臣交章上請言禍生肘腋急宜剪除並寢不報越數日刑部集諸司會鞫與之寀所奏無異詞廷臣請鞫治成保等窮寃主使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初

奸人王曰乾上變言巫蠱事辭已連成至是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寤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帝乃御慈寧宮召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大臣入責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又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顛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妄言諸臣叩頭出遂磔差于市掠死成保禁中帝不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至是特一出以釋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言者未幾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劾之寀妄生事端遂削之寀籍調士晉外任

測義 睽之上九曰見鬼一車言中有疑疑則無可為有也持梃入宮之事其為瘋顛彰彰矣如使鄭貴妃欲謀害太子則必深謀詭秘宮中豈無親信可使之人豈乏輕便利擊之器而顧使市井面生之人顯然

持梃自外入內使人駭異屬目執訊敗露所行若是之呆騃乎祇以貴妃擅寵羣臣疑帝欲立其子久矣至是太子雖立而帝待之薄適有張差入太子宫遂疑為鄭貴妃主使是亦猶勝之因疑而成鬼車也云爾若漢未央宮中有非常室成帝綏和二年鄭通里人王褒絳衣小冠帶劍入非常室中召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乃故公車大誑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下獄死張差入宮事類乎此無足異也至謂王之宋魯魯令吐實詞連貴妃近侍劉成龐保安知不有人教誘如馮保之誘王大臣誣高閣老乎一時言龐語雜其所猜疑出乎情理之外殊為可哂

冬十月京師地震

四十四年春雨畿山東河南大饑

是歲陝西山西旱蝗
江西廣東湖廣大水

測漢文帝言禍自怨起福由德與時帝之不德甚矣數千里大饑豈得諉咎於天行哉

三月朔日食

夏六月天鼓鳴

兵科給事中熊明遇疏言入春以來天鼓兩鳴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禘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衍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為恒風為枯旱天譴愈深而降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

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捕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
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瘡地可憂五昂鉉
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
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
柄漸付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
武庫之器漸至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
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
紀綱真黔之守令皆窮途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
無吏治讒構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
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套虜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

時套虜號十萬然其衆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不
及千騎惟卜失兔之子吉能士馬雄諸部前年秋求封
王爵邊臣格不以聞遂糾諸部入
寇文煥屢擊敗之乃相繼納款

明昔司馬侯曰楚子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
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時國有土崩之勢帝自以
爲乂安戎事不飭而麻貴等平倭寇李汶復松山李
化龍平播州至是文煥復破降套虜母亦天欲逞其
心與顧陳蕃有言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
腹之患又謂內患漸積外難方深故自是而國以不
振云

秋八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輟講已十有二年羣臣諫疏凡數百
上及是始命舉行然一講而輟後不復舉矣
明義元稹書成王始爲太子夫公爲師周公爲傅乃
公爲保伯禽康叔與游目不闕淫艷耳不聞嬉笑居
不近庸邪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
不能奪已成之性帝於二十二年令太子講學已而

輟講茲以羣臣屢請亦旋學旋罷豈所以毓德哉而光宗不至於失德者徒以其操心危慮患深焉爾

九月兵部請治兵不報

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三年至是兵部上言大禮久竣當新戎壘以應秋氣不省

測義 國雖治平無可弛之武備故周康王之誥曰張皇六師時軍旅方殷而帝置戎務於不講所謂真豫在上何可長也

丁四十五年夏旱

自去冬無雪入春不雨至是大旱時災歉遍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帝但勅羣臣修省而已

測義 人主以天下之財為天下用其務蓄儲者為賑給計也故唐太宗曰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六餘何用哉神宗內藏山積漠視民之饑死而不救其忍心害理甚矣

秋七月朔日食

吳道南罷

道南遇事有操執通達政體頗負時望前年典會試舉子有以代倩獲第者湯賓尹嫉其黨交章論之給事中劉文炳御史張至發攻尤力肆口詆譏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閣臣之言官無詈閣臣之言官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為請文炳於外言官疏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至二十七上帝猶慰留會母喪乃歸居二年卒

測義 道南輔大政不為詭隨亦賢臣也至科場作弊道南檢舉非有徇隱之私言官攻之果何謂哉唐之

行本... 卷二十七

季世竇羣劉栖楚肆訐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灑灑若可聽卒而入於敗亂萬歷時耳目之官始以諂諛逢迎為事後以攻訐奮詈為能致使秉正大臣不得安於其位甚於唐之竇劉以讒佞居風憲言路大壞矣而三黨得以肆行無忌竇亦主德昏庸任匪其人而又是非不辨有以成其恣橫之勢故杜恕有言陛下自無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

戊午四十六年夏四月京城濠水赤

測義漢永初時河東池水變赤占曰好任殘賊殺戮不辜是時濠水赤其魏瑞擅權東林被害之先兆乎

我

大清兵克撫順

守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總兵官張承蔭率師來援分軍為三據險自固尋師潰承蔭戰死將士死者萬人諸堡皆陷時插漢及西部皆擁眾入邊乘機邀賞羽書日數十至中外戒嚴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如故矣

測義我

皇清之克撫順其猶湯之征葛西伯之戡黎乎天與人歸蓋詩所謂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也

日中有黑子

測義日體本黑積天之至陽而光明有黑子者陽氣弱而不能充滿其黑體故有此象人君德不明之所致也撫順既克有剝床及膚之勢而陽精示異興衰之兆見矣

御覽... 卷二十七 九

閏月起楊鎬經略遼東

初鎬巡撫遼東嘗乘虛襲殺泰寧部致寇屢入犯為言者劾罷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略

測義 鎬前以挾私致敗資軍之將復起用之庸足當推轂之任乎

六月趙煥復為吏部尚書

鄭繼之罷去給事中元詩教以煥為鄉人老而易制方引煥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由是素望日損

測義 煥素有清望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間入之舉措不協清議為言路所詆去至此起用銓政

益壞

京師地震

測義 書地震於此書克清河堡於後微應昭然矣

秋七月我

天清兵克清河堡

守將鄒儲賢張旃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奠南距駿陽北距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而諸路兵尚未出關帝賜楊鎬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狗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加天下田賦

帝以遼左軍餉不敷除貴州地磽兼有苗變不加外餘
省照萬歷六年會計錄派定七百餘萬頃每畝加三釐
五毫共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賦額至八百萬時
遼餉五百餘萬軍心賴以粗安而天下蕭然民生困弊
矣

測義 魏文侯言貪其稅賦不愛民人是虞人反裘而
負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安所傳兩履之勢
也胡安國言欲理兵以強國不知恤民以養兵是欲
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也帝以軍興
之故加賦餉軍豈知民不聊生父母不能有其子君
能有其民乎民多輟轉流亡賦愈絀矣故王通言多
斂之國其財必削

茂陵災

測義 茂陵憲宗陵也孝貞王后孝穆紀太后與合葬
焉世宗繼統更以其祖母邵貴妃合葬稱皇后與孝
貞孝穆等非禮也
此災所以及乎

冬十月彗星見

見氏分後十數日犯太微又三
日逼紫微垣凡三十四日乃滅

測義 秦始皇時十五年間彗星四見時內并六國
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彗見而不修德能無殃乎

四十七年春正月蚩尤旗見長竟天

測義 孟康曰熒惑之精也班固曰見則王者征伐四
方漢建元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自是師行三十餘
年死者無數此寇起之先幾也董仲舒言人之所
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信然

三月楊鎬帥師出塞敗績

帝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與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日趣鎬進兵鎬乃於二月中出塞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栢從鴉鶻關出趣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由涼馬佃搗後而以朝鮮兵助之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進至二道關遇伏戰歿全軍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聞松敗結營自固我

大

清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鎬聞急檄止如栢綎兩軍如栢遂不進綎已深入三百餘里至深河

大

清兵擊之不動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以給綎既入營營中大敗綎力戰死惟如栢軍獲全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喪軍士四萬八千五百餘人亡失馬

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鎬逮下詔獄論死

測義

書曰同力度德時神宗失德甚矣力復不競雖有名將自保維艱乃以寡謀之帥襲與盛之邦不猶蚍蜉之撼大樹乎其敗歟宜矣

夏四月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兵

測義

古之遣將也曰闡以外將軍制之誠以委任專乃可責其成功也神宗既命將復使人參其權是掣之肘也况宗文嘗以熊廷弼不從其請託之故懷私蓄怨使與共事其能和衷共濟乎徒使懷才者不克展其猷為馬耳

六月命熊廷弼經略遼東

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邊事命代鎬經略未出京開原失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為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腹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藩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悞臣悞遼兼悞國也疏入報允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為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

測義 廷弼有膽知兵熟邊事蓋世材也遼東殘破之餘委以經略足以壯干城之衛至其性剛負氣乃猛將之常故記曰用人之勇去其怒奈何劉國縉姚宗文輩逞其私忿不為國計肆讒謗以亂其意乎

秋八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章奏不報

時邊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煥等復上疏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關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嘆焉

測義 主志之勤怠係國勢之興衰此大禹所以做克艱周公所以陳無逸也後漢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戈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當神宗之世紀綱廢墮災患頻仍正宜坐而待旦之時乃怠惰自安奏請不報蓋亦猶商紂自謂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也其耳不塞而甚於塞故荀悅言不塞之塞其甚矣夫

庚申 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

是時我

大清兵既破北關降蒙古宰賽等進攻朝鮮國王李瑱上疏

乞援帝降

勅慰之

測義昔叔向謂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正此時之謂也冥豫在上方覆亡之不暇何能保小弱之國乎故乞援告急亦徒能慰諭焉耳

夏四月皇后王氏崩

測義后端謹

以孝慈稱

秋七月帝崩

測義定按神宗幼冲嗣位張居正總大權起衰振墮國勢幾於富強而惡聞讜言進用便給之徒以居言路齊楚浙三黨之恣橫以啟由是帝厭其激聒奏贖束之高閣中言輦餌以曠利而石租珠監餘鹽市舶中使暴布搜括及甕盎政變亂蠶起災異薦臻揅又君臣否隔骨缺虛懸綱紀陽夷邊備懈弛國不遷亡亦其幸耳

庚申 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秋八月太子常洛即位

測義國君繼世逾年改元不易之道也光宗在位甫一月逾年當以天啟紀年是泯泰昌之號也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下書龍朔元年三月時從此例而八月以後紀泰昌之年蓋倣於古而不失其正云

罷天下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臣

評義 平天下之道不外理財用人古人有言正考當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篋篋實府庫篋篋已盈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下漏傾覆可立而待也至人才難得未可求全故陳俊言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神宗前此有疾嘗諭罷礦稅撤中官召用建言諸臣疾瘳不果至是光宗遵遺詔行之可稱幹蠱之賢

以史繼偕沈淮為東閣大學士

神宗末廷推閣臣給事中元詩教等以淮及繼偕名上疏未發至是帝召用之明年六月淮至十月繼偕至淮官翰林時嘗授內侍書劉朝魏進忠皆其弟子既入閣密結二人奏言遼左用兵臣嘗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

隸錦衣衛訓

練詔從所請

評義 神宗末方從哲請補閣臣詔會推元詩教等緣從哲意以淮及繼偕名上帝遂用之疏未發光宗立乃召入閣

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帝嗣位未移懼帝以前福王事銜已進珠玉及美姬八人瞰帝知選侍李氏最得帝寵因請立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皇太后帝力疾御門趣舉冊封禮方從哲即以命禮部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得寢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羣情疑駭外家王郭二戚婉通謁朝士泣懇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於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昌言於朝與吏部尚書

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
恐即移居慈寧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并及輔臣方從
哲

以何宗彥劉一燝韓爌朱國祚並為東閣大學士召葉向

高復入閣

時宗彥國祚至十月何高至復為首輔
宗彥國祚至十月何高至復為首輔

測義光宗端揆之任皆得其人而烹國不永厥後
宵小比肩權璫掣肘雖有良臣亦未如之何矣

帝召見方從哲等於乾清宮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閣臣從哲劉一燝韓爌尚書周嘉謨李汝
華侍郎孫如游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楊漣等命封選

侍為皇貴妃選侍趣皇長子出曰欲封后帝不應羣臣
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
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
新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退可灼復進
一丸明日帝崩選侍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
重羣臣入臨為閹人所格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一
燝詰皇長子所在羣閹不應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
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抱皇長子出及門中官數
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掖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
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登極漣與左光斗等念皇
長子無嫡母生母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以冲主付託也
於是議令選侍移宮爭數日不決從哲欲徐之至登極
前一日一燝曠邀從哲立宮
門請選侍乃移居臧鸞宮

測義定按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嗣服一月用正
人革弊政有益愆之美乃措施未展龍馭上賓惜哉

崔文昇之洩藥李可灼之紅丸縱不無差失要皆欲邀愈疾之功非有他也而修短有數未可深咎已

皇長子由校即位

廷議改明年為天啓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為萬歷以後為泰昌從之時劉一燝韓爌周嘉謨等念內廷惟王安足倚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內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搜拔賢才中外欣然望治

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為奉聖夫人

進忠初為帝母王才人典膳因魏朝以結王安與乳媪客氏私帝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廕客氏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進忠兄劍俱錦衣千戶進忠後改名忠賢

測義 昔漢安帝重乳母王聖寵中官江京懋豐等楊震諫曰王聖賤微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惠賞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不聽厥後王聖與江京樊豐等譖廢太子中官孫程等迎立之而漢治遂以不振婦寺之為禍烈矣熹宗初政即蹈安帝寵閹人厚保母之失望其弭災靖亂尚可乎

罷能廷弼以袁應泰經略遼東

廷弼有膽略知兵前按遼時即持守議為經略主守益堅然性剛好嫚罵物情不甚附御史顧慥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姚宗文魏應嘉等先後劾廷弼破壞遼疆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應泰代之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日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多恐陰為敵用應泰卒以此

敗

測義邊防弛廢之餘廷弼厲以威嚴奮以振頓防守漸固乃讒謗肆行使能不克展易以應泰更反其所為且滋他族實偏處此欲疆境不失也得乎

冬十月葬定陵

以孫女游為東閣大學士

測義神宗疾大漸如游與受顧命光宗立鄭貴妃李選侍之封克持正不阿熹宗即位特命為大學士不可謂進不以正也

御史賈繼春削籍

選侍移宮時內監劉朝田詔等盜內府金寶下法司按治羣閹懼構蜚語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自裁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謂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姪女帝諭羣臣曰選侍前因酸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侍言有輒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皇考賓天大臣入宮哭臨選侍阻朕煖閣既出復再三趣回此諸臣所目覩者繼春妄生謗議理法安在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已復屢旨詰責繼春削籍去

測義諸奄懼罪構造蜚語以搖惑外廷冀以倖免繼春等無識捕風捉影形諸奏牘黜之未為失也而盜秘藏造蜚語諸奄究獲漏網尚謂有政刑乎

十二月方從哲罷

初光宗崩從哲擬遺旨賚李可灼銀幣已而改奪俸言
官多劾從哲狗庇罷歸明年孫慎行鄒元標等追論紅
丸亦從哲為弒逆從哲疏辨請削官階投四裔韓爌張
問達言進藥始末臣等共見當時事起倉卒非但從哲
未能止臣等亦不能止均有罪焉但從哲罰可灼太輕
無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從所請削去官階為法任咎議
上可灼戍邊
從哲亦罷歸

測義金履祥曰古今亂臣賊子弒其君多矣有以藥
物弒之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雖無弒逆
之心而以奇藥誣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
諸醫藥不依其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崩侍
醫者死蓋謹亂賊之防也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
且昵羣小在神宗時雖嘗建言而有內援以名爭而
已至是以擬遺旨賚李可灼之故被劾去固
當為法任咎實亦黜幽錯枉之所宜及云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測義卷十八

監察御史臣胡定謹述

起辛酉明熹宗天啓元年
盡丁卯明熹宗天啓七年 凡七年

辛酉 熹宗愍皇帝天啓元年春二月遼陽有數日並出

測義夏桀時二日東出晉建興時三日並照薛收謂
妖氣映日而人昧之占曰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
下兵作此兵
連之先兆也

閏月孫如游罷

測義如游秉直持正特旨簡用未為不可乃言
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劾致不安其位過矣

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等死之

應泰議三路出師撫順未行

大清兵薄瀋陽降軍為內應城破總兵賀世賢副將戚金等皆戰死應泰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

大清兵掘城西開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渡濠薄城從小西門入應泰佩劍印自縊銓與副使何廷魁等俱不屈死

大清兵循海而南海盜金復四衛人望風奔竄多航海走山東其不能達者柶止各島間援遼都司毛文龍至皮島招集逃民為兵分佈哨船联接登州為犄角計朝議是之時遣使分道募兵前後糜帑數百萬然所募皆市井烏合臨陣先走甚者道為盜奸民揭竿從之中原自此多事

測春秋書虞師晉師城下陽胡傳曰下陽邑耳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茲取瀋陽猶晉之滅下陽也而興衰之幾決矣晉士貞子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應泰有失地之罪而地亡與亡尚為行已有恥者

夏四月朔日食

以王化貞巡撫廣寧

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勵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化貞又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中朝謂其才可倚悉以河西事付之

測化貞驥而懷素不習兵輕視大敵以之膺危城之寄奪專閭之權寧無誣遼誣國乎

立皇后張氏

測義張后性嚴正而正位中
宮反為客魏所制良可慨已

太監魏進忠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

進忠與客氏忌安持正嫉給事中霍維華劾之矯旨充
南海子淨軍絕食死進忠狼戾不知書以王體乾及李
永貞石元雅徐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
鈐識竅要白進忠議可否帝性機巧好親斧鋸椎鑿縣
漆之事每引繩削墨進忠輒奏事帝厭之謬
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進忠因得擅威福

測義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
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見
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便給善伺
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

慝之效自非上知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
外不任以事則迨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
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
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
其醉也顧閹宦之甘心善類者莫甚於漢唐之季然
皆倉卒一時為自救計耳未有揚震燄以快其私肆
無忌憚如魏進忠者時王安持正蓋宦豎中之矯矯
傑出者進忠矯詔殺之自是內廷皆其私人可無惡
不作矣輔氏曰譖始於微者進而嘗之也君若受之
則譖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末流之禍豈止及其大
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聖讒必折其
芽辨於微小可也然非明且遠者不能焉其斯之謂
與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為兵部尚書

潘陽遼陽繼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當不至此帝乃貶馮三元等而召廷弼於家廷弼至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分河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略軍務王化貞與廷弼議不合愾甚盡委軍事於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和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萊聲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以上者即署守備都司如此則一二萬勁兵立致帝然之未幾化貞奏參將毛文龍鎮江大捷舉朝皆喜命急發天津登萊水師援文龍併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廷弼遺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時鶴鳴力主化貞議凡廷弼所奏請輒從中沮格之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略名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爲之鶴鳴益恨至冬廣寧人傳敵兵且渡河兵部趣

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乃命劉渠祁秉忠羅一貫分守鎮武閭陽西平而自出關駐右屯

刑馮唐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遼軍士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得盡其智能時以邊事委廷弼則宜專其任乃以張鶴鳴爲樞部偏信王化貞之淺謀盡奪經略之權廷弼縱有李牧之智能亦徒攘臂於其間焉耳

秋九月葬慶陵

永寧蠻奢崇明據重慶反

永寧宣撫司奢崇明與子寅久蓄異志會徵兵援遼崇明遣土目樊龍等以兵請重慶巡撫徐可求汰其老弱餉復不繼遂據城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等五十餘人陷瀘州遵義新都內江進圍成都布政使朱燮元周著

御批通鑑綱目卷之八十八

按察使林宰等分門固守石砬女土司秦良玉先遣弟民屏率兵四千倍道兼行扼賊歸路而自統精兵六千援成都圍遂解擢熒元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明年夏熒元以計斬樊龍復重慶而是時冰西蠻安邦彥亦反貴陽以西千里皆陷

崇明遙倚為聲援
一 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天啟時事與舜之所咨大相左焉蠻夷背畔夫亦有以致之矣

十二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

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得舉嘉謨為尚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惡霍維華傾狡出之外魏進忠怒嫉給事中孫杰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為王安報仇嘉謨遂罷歸

董允卒而黃皓用李絳出而承瑾入君子小人
不兩立也嘉謨正色立朝中外倚以為重秉銓政惟
才是任起廢籍耆碩滿朝魏進忠嫉其鷹犬
劾罷之是猶天氣乍清而氛霾復障之矣

壬戌 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屢出師輒引還廷弼乞勅化貞慎重舉止化貞上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御史江秉謙夏之令周宗建給事中趙用時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遺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鬪恃有閣臣今無

御批通鑑綱目編別裁

卷八十八

五

望矣帝令羣臣議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
誤疆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
再議議未上而

大清

兵已西渡河攻西平堡化貞盡發廣寧兵付遊擊孫得
功叅將祖大壽令總兵官祁秉忠往援廷弼亦檄總兵
劉渠來會遇

大清

兵於平陽橋鋒始交得功遽走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
渠秉忠及副將劉徵戰死羅一貫自刎大壽走覺華島
得功遂降廷弼師次閭陽驛聞敗還時廣寧城中訛言
敵已薄城居民驚竄化貞莫知所為單騎從二僕西奔
遇廷弼於大凌河化貞笑曰六萬衆一舉蕩
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已晚惟護
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
積聚與高出胡嘉棟先後入關給事中侯震賜少卿馮
從吾董應舉何喬遠請並逮二人以
仲國法遂下獄論死鶴鳴亦罷歸

測義昔秦始皇欲伐荆王翦謂非六十萬人不可李
信則僅請二十萬始皇信之卒為荆人所破是時廷
弼請調兵二十萬僅為自守計化貞則大言請兵六
萬一舉蕩平費省而功鉅是以閣部諸臣皆如始皇
之信李信不盡出於偏徇也豈知信非所信誣國大
矣此亦天奪其魄也至喪師失地廷弼與俱走入關
亦失死
守之義

二月以孫承宗為東閣大學士兼領兵部

承宗以知兵名廣寧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從御
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兵部承宗疏言邇年兵
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
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
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沉雄
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

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為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事帝嘉納焉

測義昔范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承宗為諸生往來邊境究問險要扼塞曉暢邊事是亦能先天下而憂也邊事孔丞任之當矣

三月劉一燝罷

先是言官交章論沈淮淮疑一燝主之與魏忠賢比而齟一燝及周嘉謨罷一燝屢疏乞休許之葉向高言客氏既出復入一燝顧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與突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省

測義為國有九經以尊賢為要尊賢有四事而去讒為先一燝持大體值客魏用事一燝勢孤而讒口交

加致令去位朝堂正人落落如晨星矣

帝閱武於禁中

魏忠賢勸帝選武閣練武器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秉謙等劾沈淮交通閹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侯震陽黃尊素等先後疏諫皆不聽明年內操增置萬人表甲出入鉦礮聲誼震內外訛言望子多驚死者

測義昔唐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羣臣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論者謂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教習士卒乃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將帥得人何患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且漢中平中講武平樂觀劉友益謂寇在遠而講武

於京師非禦備也帝設
內操不當為而為者

夏四月大雨雹

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士
沈淮一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成獄不
當因此羅織朝士一言魏忠賢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
政一切墮於其術恐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構之釁
必生於長舌忠
賢見疏恨刺骨

測義襄楷言春夏霜雹大雨雷電臣作威作
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此其有開必先與

五月有星隨日晝見

測義劉何言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
日者君之象也星隨以見魏璫之擅權昭示於天矣

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

測義先是毛文龍以都司援朝鮮逗留遼東遼東失
自海道遁回乘虛襲鎮江王化貞以為奇功時熊廷
弼謂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乃
奇禍耳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總兵

秋七月沈淮罷

刑部尚書王紀再疏劾淮比之蔡京淮亦劾紀庇熊廷
弼獄詔兩解之未幾紀削籍去葉向高言紀淮交攻俱
失大臣體獨斥紀如公論何
淮不自安乃引去逾年死

測義淮入閣密結閣人魏忠賢劉朝王紀劾之
反被斥逐而淮得自引去賢否混而政刑失矣

八月以孫承宗經略薊遼

初廣寧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哈喇慎諸部所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經略王在晉與薊遼總督王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於八里舖設守兵四萬人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以為非策奏記於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身往定之乃馳詣關門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築寧遠要害與魯華島相犄角因言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許之承宗既至關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為總兵官令遊擊祖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守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鎧伏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會我

大清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少敗衄軍聲頗振

測義薊遼殘破以承宗經略當矣然讒人高張國士能展其猷乎洵如詩所言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也

九月增田賦

時增州縣兵計畝加餉從御史馮英請也

測義明初置衛所做唐府兵之法無煩養兵也至是軍政已壞乃於各州縣設兵以衛民斂民以養兵而師旅屢興田賦屢加民重困矣素善曰根枯枝朽人困國殘是猶飲烏喙而攻疾耳

封弟由檢為信王

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元標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與高攀龍輩講學御史黃尊素規之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元標不能用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文章劾元標等植黨沽名請毀書院中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諫乃解興治允厚復力攻比元標於山東妖賊元標從吾並罷歸

辨義兌之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講學所以明道未
可以為非如唐朱泚之亂惟太學六館之士不肯從
非以其講學識忠貞之義乎然相時而動免咎之道
也方羣然排東林攻道學所宜括囊之時乃猶講學
於京師亦昧
於見幾矣

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朱延禧朱國楨魏廣徵並為東閣

大學士

廷推閣臣首列孫慎行盛以弘皆不用時魏忠賢用事
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徵率先詣附遂援二人入閣
別義昔宋仁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官妾
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用秉謙廣徵反是周書寤
敬解有曰無虎傳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魏璫擅權
以其私人入閣如虎生翼矣延禧國楨之進其以伴

乎食

紅毛夷據澎湖

荷蘭人自神宗末據臺灣地後又出據澎湖犯漳州海
澄中左所已復入廈門曾家澳官軍禦却之仍築城澎
湖以居四年冬巡撫南居益擒賊帥十二
人澎湖之寇始熄其據臺灣者自若也

遣中官刺邊事

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
及魏忠賢竊柄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先後至山海關
孫承宗疏言中使觀
兵自古有戒帝不省

別義人主公聽並觀自可無幽不燭乃以何察為明
而所遣者刑餘之人寧必其不顛倒是非乎即不然

亦示人以猜疑適足使
任事者緣以解體焉耳

三月太白晝見

夏四月京師地震

測義昔王音言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
而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是時之謂也

朱國祚罷

測義國祚素行清慎事持大體稱長者王紀嘗忤已
魏忠賢逐之國祚疏救其公而忘私有足多者以乞
休歸其完名
全節也乎

五月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

燮元既會諸軍復遵義遂進克永寧降賊衆二萬崇
明父子窮蹙率餘衆投水西安邦彥與合兵復犯遵義官
軍敗之禽崇明妻安氏及其女弟奢社輝蜀中遂靖
未幾貴州巡撫王三善爲邦彥所襲死崇明勢復張
測義燮元治事明決行軍務持
重謀定後戰故能成克復之功

秋七月史繼偕罷

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於別宮殺之

客魏恐宮中人白其罪惡矯旨賜趙選侍自盡幽裕妃
別宮絕其飲食天兩妃匍匐承檐溜飲之而死皇后數
於帝前刺客魏邁失是年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
此之嗣又以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
言者范慧妃以譏失寵李成妃爲之乞憐客魏知之亦
幽成妃別宮妃預儲食物簷瓦間半月不死斥爲宮人

自古孔幸與奄豎交通惟漢未有之而王聖通於江京李閔趙嬈通於曹節王甫雖進讒作惡未敢擅殺於宮禁也而客魏攬權妃嬪可以矯殺其兇惡乃千古所未聞者昔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穀梁曰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以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夫以宮闈之內尚可肆無忌憚若此帝其若贅旒乎

冬十月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

先是南星為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黜去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達罷南星代為吏部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拒不納魏廣微入閣嘗三至南星門亦謝弗見廣微大恨遂與忠賢謀劾南星時東林勢盛韓爌鄭三俊李邦華高攀龍並通顯楊廷選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激揚

諷議忠賢頗憚之於外事不敢大肆

刻義盛名所歸雖元惡大憝未有不欲引以為重者然薰蕕不同氣鴛鴦不同羣君子嚴氣正性寧肯降心屈節與小人阿比乎以世所瞻仰之人不獲羅致小人深以為恥由是老羞變怒與為敵仇而君子受其荼毒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黨人其禍皆原於此南星之為魏璫所推旋為所害善類且為一網打盡亦職此之由故古之憤激者有云生我名者殺我身

十二月地震

兩京鳳陽蘇松淮陽泗滁同日俱震

測義尹起莘謂漢順帝年已浸長所為日益乖錯故上天譴告以冀其知悟彼昏不知尚可與之言乎時

地震者再帝猶恬然不悟故亦猶漢順帝時地震而遂以衰敗也

魏忠賢提督東廠

忠賢每出車馬儀衛僭擬乘輿用許顯純為鎮撫司理刑銀鍊殘酷士大夫多被戕死

訓義 宦寺之輩累朝為孽春秋時閹人則弑吳子餘祭矣厥後趙高指鹿為馬而秦以亡呼宦者為父母而漢以亡目天子為門生而唐以亡宋將亡封宦者為大王金將亡以奉御為行路御史元將亡以宦官為集賢大學士敗亡之轍相尋而不悟而窮兇極惡未有如魏忠賢者忠賢目不識丁蓋瞎虎也而熹宗授以大權母亦運盡天亡禍至神感與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

葉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今盡括之猝有亂將何以應不納

訓義 帝王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非以奉一人將以為天下用乃天下庫藏悉以輸京師設有兵荒之事何所取資乎其所見謬矣故書括以深貶之

甲子 四年春正月何宗彥卒

御義 宗彥清修有執前攝尚書遇事侃侃敷奏時望甚隆天啟初入閣時閣臣多人直房幾不容坐葉向高為首輔彼此無猜有和衷之雅

日赤無光旁有黑子

御義 漢李尋對成帝曰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無光間者尤不精光明

侵奪失色惟陛下執乾剛之德疆志守度母聽女謁
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誠
皇天之禁也是時客魏用事赤日爲之無光
旁有黑子天人感應不有如形聲影響乎

夏六月杖殺工部郎中萬燦

時左副都御史楊漣抗疏發忠賢罪狀給事中魏大中
陳良訓許譽卿御史李應昇袁化中太常寺卿胡其賞
祭酒蔡毅中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
郎岳元昇等七十餘人復交章論忠賢不法葉向高及
禮部尚書翁正春請勒忠賢閑住以塞謗皆不聽燦疏
最後上言忠賢毒痛士庶威加縉紳生殺予奪盡出其
手先帝陵工所需忠賢勒不肯與而自營西山葬地制
擬陵寢前後生祠糜金錢數百萬乞加顯戮忠賢即矯
旨杖殺之黃尊素語楊漣曰可以去矣漣曰苟濟國生
死以之卒不去漣疏中有門生宰相語顧秉謙魏廣微

見之恨甚遂以已意點縉紳一冊以葉向高韓爌何如
寵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
喬允升李邦華鄭三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
宗建李應昇等凡百餘人目爲邪黨以黃克纘王永光
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爲正
人進之忠賢俾據是爲黜陟

測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
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燦之死類是顧其時魏璫
之惡已彰忠憤之發未可
以已不得謂傷於激烈也

秋七月葉向高罷

向高先已二十餘疏乞歸至是請益力許之向高有
德量好扶植善類既去清流無所依倚次第戮辱

測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向高有焉向高懷忠
蓋有裁斷善處大事數有匡救朝堂倚重如荷棟之

柱密魏縱恣時事不可為力乞休歸柱已不支椽
棟能無崩頽乎自是而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矣

河決徐州

決魁山隄城中水深丈餘遷州治
於雲龍山而治河事無言及者

測義河防重事也而一時正人已如河中之木
下民昏墊孰與拯之是亦生其間者之不幸也

封光宗選侍李氏為康妃

忠賢擅權帝亦忘前事加妃封號人以
是知前移宮諭出自王安帝實不辨也

測義初熹宗生母王才人為李選侍凌毆而崩選侍
有寵嘗撫視熹宗侮慢凌虐熹宗晝夜涕泣光宗崩
大臣入哭臨畢請朝見新天子選侍居乾清宮阻熹
宗於殿閣妄覬垂簾司禮監王安抱之出猶使魏忠

賢牽衣不釋是選侍益熹宗之深讎夙怨未可此於
鄭莊公之母姜氏秦始皇之母芋氏也乃忽加以封
號其如宋陽里華子之病忘在
塗而忘行在室而忘坐也乎

冬十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言官詆魏大交通文選郎夏嘉遇黃綠請屬南星攀
龍力辨其誣中旨黜大中嘉遇責南星等朋謀結黨並
罷歸

測義李絳有言自古人君最惡朋黨小人揣知故常
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
時南星持名檢勵風節慨然以整齊天下為任銳意
澄清獨行已志攀龍為南星門生操履篤實粹然一
出於正為一時儒者之宗與南星並居要地汲引善
類指斥奸邪允為朝守之良佐乃權枉盈廷指為朋

黨并令罷歸
可為於邑

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

光斗籍

廷推吏部尚書漣注籍不預于廷等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之中旨責漣大不敬又以允升等為趙南星私人責于廷光斗與漣朋比並削籍而擢徐光魁吏部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皆素為南星所擯者紹徽等既進用日排擊善類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宋時淮南盜宋江諸名目為點將錄獻之忠賢俾按名點汰

測義漢光和中曹節等放縱為害陳球與劉鄩劉納謀誅之節等多耳目事未曾先受其禍時魏忠賢遂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次將及漣光斗光斗憤甚草奏劾之忠賢詞知先假會推事與于廷漣俱削籍先發制人閹宦豈亦有衣鉢之傳耶

韓爌罷

故事閣中止首輔秉筆魏廣微欲分爌權矯旨責次輔毋伴食爌遂乞休去
測義羣陰用事非絕蔽陽光不能霽雪之集此魏璫所為必迫爌使去也

十二月朱國禎罷

韓爌去國禎為首輔魏廣微視之蔑如給事中李蕃三疏劾國禎遂引疾去忠賢語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賜銀幣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昔管子以無賢才為空虛之國段恭謂龐參竭忠盡節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是時宵小並進忠直胥屏僅韓爌與國楨有龐參之風尚在綸扉所謂碩果不食也魏黨以計去之朝堂之上虛無人矣

丑乙
五年春正月崔呈秀復為御史

先是呈秀按淮揚高攀龍發其贓私趙南星議戍之呈秀寤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為養子弟泣言南星攀龍輩皆東林邪黨時忠賢為廷臣交攻思假事端傾陷正士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給事中李恒茂為呈秀訟寃中旨復其官越二歲遂晉六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出入恒赫勢傾朝野呈秀首疏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光商周祚許弘綱等再疏請令京官自陳陰排諸異己者時給事中李魯生亦薦起阮大鍼等十

二人羣小並進善類為一空

魏忠賢植黨內廷有左右擁護內豎三十餘人外廷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號呈秀五虎之首也嘗自言千讖萬罵臣固甘之惡類無耻莫甚焉

三月以朱爌元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

先是貴州官軍屢為安邦彥所敗廷議以川師不協助宜令一人統之乃晉爌元兵部尚書總五省軍駐遵義明年賂賊黨誘殺奢寅崇明年老無能為邦彥亦乞撫爌元聞於朝許之未幾以父喪去賊復熾崇正初起故官合諸道兵戡之崇明邦彥俱授首

夏四月太白晝見

測晉義熙元年太白晝經天占曰
人更主異姓與此國命將改之徵也

重修光宗實錄

御史楊維垣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劄一
燥韓癘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宋楊漣左光斗而
譽范濟世等請改光宗實錄中旨允之免李可灼成擢
濟世等京卿時魏忠賢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於
三案及京察封疆事無與也羣小欲藉忠賢力為報仇
凡異已者概指為東林而去之清流之禍遂不可解
測小人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其重修光宗實錄蓋
假以賊害忠良破碎善類也夫正人天地之紀伐天
地之紀則國未有不敗亡者而凶人為
不善亦惟日不足國之存亡所不顧矣

六月朱延禧罷

中旨令閣票稱魏忠賢為元臣延禧執
不可御史田景新阿忠賢意攻去之

測時羣小趨炎附勢如蠅之附羶狗之爭骨延禧
執事不肯稱魏瑞為元臣其眾花叢裡松千尺百鳥
喧時鶴一聲與

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

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獄殺之

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

初給事中阮大鍼與光斗大中有隙同官傅概誣劾
中書舍人汪文言交通光斗等為奸利遂下文言詔獄
廷杖除名至是魏忠賢必欲殺漣等坐以移宮徐大化
教忠賢奉入封疆坐以納熊廷弼賄則殺之更有名於

是復鞠文言蒞五毒令引連等受賄文言忍死不承鎮撫司許顯純手作文言供狀連光斗各受二萬大中二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即日斃文言於獄爰書上詞連趙南星繆昌期王之宗李三才惠世揚等十餘人中旨逮連等下獄南星等俱削籍下所在巡撫追贓連等先後逮至拷掠慘酷體無完膚至秋俱為獄卒所斃惟大章未死羣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乃移付法司定罪布告天下仍移大章鎮撫司大章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後緣卒南星尋戍代州

史謂國之將亡也先自戕其善類而水旱盜賊乘之故禍亂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如漢熹平時曹鸞言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又被禁錮辱在塗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靈帝不悟海內人譽卒遭夷滅是時縉紳之禍不異漢之黨錮元良剝喪國欲不亡也得乎

秋八月毀天下講學書院

御史張納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力詆講學諸臣尚書孫慎行余懋衡副都御史馮從吾等俱削籍併追奪鄒

元標官誥

明義明代多昏暴之主鮮克優禮臣下者而忠貞之士接踵於朝則以時多講學禮義廉耻為士大夫所耳濡目染也羅從彥有言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晝夜寒暑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明代多舍生取義之士亦以此也若宋時士多講學其亡也實亡於以道學為邪氣魏忠賢乃傳旨謂宋之亡由於講學豈非喪心之論乎

至是盡毀書院蓋欲使斯人目不覩詩書之訓也管子曰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書院毀而亡徵較著矣

以周如磐丁紹軾黃立極馮銓並為東閣大學士

輔臣缺詔推老成幹濟者禮部尚書周如磐以年例推用侍郎黃立極與忠賢同鄉故援之熊廷弼之獄紹軾與銓謀居多銓資淺年未及四十忠賢黨李魯生上言成即為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於國銓遂柄用如磐閱三月即罷歸

別義漢永和帝詔舉武猛良賀無所薦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時四人同入閣惟如磐由資格餘皆附

於魏忠賢者綸扉重地為邪僻之所污矣

魏廣微罷

初楊左之獄廣微預謀吏部尚書崔景榮懼諸人立斃亟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乃疏言漣等曾佐卿寺縱坐賊亦當轉付法司無令鎮撫嚴刑追比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忠賢怒已不可解遂連疏乞歸景榮亦罷

別義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言當速為救援也廣微聽崔景榮之言疏請付楊漣左光斗於法司欲緩其死毋亦平旦幾希偶露平而怵乎魏璫之威委曲求解殊為可耻

殺前遼東經略熊廷弼

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罄產不足償其子兆珪自刎死武弁蔣應陽為廷弼稱冤太倉人孫文豸顧同寅作詩誅之俱棄市

則義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蔽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王化貞兵敗廷弼不死於封疆固不能無咎而前此嘗有功於邊至喪師失地非其罪也乃化貞緩死而廷弼先戮何刑章之紊謬乎

冬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代為經略

初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遣其黨申意承宗不與交言忠賢大憾趙南星等遂承宗請以聖壽節入朝忠賢恐其擁重兵入清君側使魏廣微顧秉謙調嚴旨詰讓之承宗既抵通州聞命而返給事中李蕃至詆為王敦李懷光承宗遂連疏求罷許之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經略第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右諸城守禦移

關內袁崇煥力爭謂兵法有進無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則義小人擅權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惟以作威作福為事疆境之安危國家之興衰非所計也若承宗經理殘破之區已漸次就緒徒以守正不屈賊奄沮其入朝如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又使養子輩劾之致不安其位如木始栽而復移屋既架而復毀誣國甚矣

十二月榜東林黨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外如王圖高攀龍謂之副帥曹于汭湯北京史記事魏大中

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煥謂之敢死
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內
俾奸慝無所容忠賢大
喜悉刊黨人名示天下

明義國家之治亂視乎名實之當否誠使正者即以
為正邪者即以為邪是名與實稱朝廷固已清明矣
國有不治乎若乃如宋末以魏了翁為偽君子以真
德秀為真小人名實已混紀綱法度何不亂之有是
時魏璫濁亂朝堂赤日且為之無光其如宋末之是
非顛倒固所必至獨惜夫天地之正氣僅留一綫於
東林而受其呵辱
於一時可為痛恨

丙寅
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請集三案章疏做明倫大典編輯
為書頒天下從之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總裁施

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暴揚黨人罪惡
刊布中外至冬改修光宗實錄以黃立極等為總裁事
關三案即據
要典改之

**以邪僻之人纂謬妄之語昔人云強著一書受
嗤千載而亦何能傳之千載哉徒使人聞其事而嗤
其妄耳**

三月高第罷以王之臣督師袁崇煥巡撫遼東

先是我

大清兵圍寧遠高第與總兵楊麒擁兵不救寧前參政袁崇
煥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携守員入城檄前屯
及山海關凡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圍旋解事聞
擢崇煥僉都御史削高第楊麒職以之臣代第以前屯
總兵趙率教代麒鎮關門而改經略曰督師尋命崇煥

巡撫遼東

駐寧遠

其軍益不振以致敗衄乃以之臣代之時崇煥有解圍功以為巡撫

夏四月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蘇松

巡撫周起元諭德繆昌期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攀

龍自沉於池順昌等下獄皆殺之

忠賢欲殺攀龍等七人取蘇松織造太監李實空印牒為疏誣起元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遂矯旨分逮諸人順昌故有德於鄉提騎至蘇州居民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香為周吏部乞命旗校

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手擲銀鐺於地大呼囚安在眾憤曰吾以為天子命東廠敢爾遂奮擊斃旗校一人餘悉竄走順昌乃自詣吏巡撫毛一鷺飛章告變縛得顏佩常等五人以謝忠賢後皆論斬攀龍知順昌已就逮即晨謁宋儒楊龜山祠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訖衣冠自沉於池表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昌期等先後逮至坐以受贓五日一追比俱榜掠死獄中

蘇軾有言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是時賊奄行兇一時正人業已投閒置散尚介介然必殺之而後快不特使朝無碩彥抑且使野無遺良厥後莊烈帝嘆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朕分憂則以賊奄如毒藥猛獸其殘戕為已盡也諸賢遇害其亦猶夕陽亭下震醜何辭首陽山前滂

御製通鑑綱目三編附錄

疑不愧也夫

丁紹軾卒

御製時內臣出鎮顧秉謙撰上諭紹軾尋與請罷微有執爭其小善不可沒也

六月京師山東河南地震

御製劉陶言天災不有痛於肌膚農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死者悲於寃宥生者戚於朝野正是時之謂也綱目詳書之為後鑒耳

閏月建魏忠賢生祠

浙江巡撫潘汝楨疏請建忠賢生祠於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合杭州衛百戶守祠詔賜祠額勒石記功德閣

臣撰文書丹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薊遼總督閻鳴泰部內建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剝官殿九楹儀如帝者朱童蒙建祠綏延用琉璃瓦劉詔建祠薊州金像寬旋疏詞揄揚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輒用駢語褒答黃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祠宇相望有建於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士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即削其籍初汝楨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

御製自古權勢所在一時蠅營狗苟之輩為之趨媚佞諛固亦有之然未有建祠幾遍天下頌美不倫如趨奉魏忠賢者於時衣冠禽獸顏厚如甲如歐陽修言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矣

御製通鑑綱目三編附錄

馮銓罷

銓以媚忠賢登宰輔素與崔呈秀暱呈秀欲入閣其黨孫杰霍維華嫉職方郎中吳淳夫力攻罷銓又慮呈秀微為吏部不肯推呈秀令御史袁鯨攻罷紹徽而杰等慮忠賢意變復以計沮之自是羣小携貳測義銓為魏忠賢所暱崔呈秀妬之被劾罷是猶二女同居而成睽也崇正時定逆案論徒三年輸贖為民亦可為可附者之戒也

京師水江北山東旱蝗

測義漢文帝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是時帝之行政實足致災水旱之作其咎徵著郵也

秋七月以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楫為東閣大學士

測義三人同擢惟國楫為猶近正

九月顧秉謙罷

魏廣微馮銓更相傾軋秉謙不自安乃告歸

測義秉謙曲奉魏瑞若奴役然至是與同黨文軋罷崇正初入逆案中論徒輸贖為鄉里所不容死於他縣昔顧覲之謂聞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若秉謙者豈非徒自取辱哉

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鄉寧國公

三殿成吏部尚書周應秋奏忠賢功遂進上公良鄉前已封伯至是復進封公已而諸邊築隘口成南京孝陵

功峻甘肅奏捷法司捕盜並言忠賢區畫方略詔書褒
美閣臣皆擬九錫文半歲中廢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
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姪希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傅之
琮馮繼先並都督僉事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稱殿臣
不名山東奏產麒麟大學士黃立極等一稟
旨言殿臣修德故仁獸至其誣罔若此

測義周禮司徒職云以賢制爵司士職云以德詔爵
五服五章未可輕褻也昔曹魏嘗立法宦者官不得
過諸署令唐文宗嘗令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為其
易恣而欲抑之熹宗乃以窮兇極惡之奄宦爵之上
公其族戚悉登膺仕奚啻曹之侯人足與維鵜之
刺哉而高位疾憤厚味腊毒適足以速禍焉爾

丁卯七年春二月召王之臣還

朝議以崇煥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
罷督師不設令崇煥盡統關內外軍

測義召之臣還不令掣袁崇煥之肘似得任將之道
而逆璫當國大將烏得畢展其能哉是亦猶棲鳥於
烈火之上焉耳

放太康伯張國紀還

國紀后父也先是有張匿名榜於厚載門者列忠賢反
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為之邵輔忠孫杰等
欲因此興大獄以搖中宮順天府丞劉志選遂上疏誣
國紀且微刺后帝令國紀自新忠賢憾不已復嗾梁夢
環劾之大學士李國楷曰君后猶父母也
安有助父難母者國紀始得放歸故郡

測義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
愆允若時不啻不敢言怒趙良弼有曰必克已然後
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彼賊奄者固不足
以語此而心疑后父列其反狀遂從而放之所謂亂

罰無罪也其
惡太肆矣

夏四月下前刑部侍郎王之寀於獄殺之

先是劉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且云慷慨憂時力障狂瀾於既倒者魏廣微也當遂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於不刊者厥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王之寀宜正典刑孫慎行宜加遣戍忠賢大悅矯旨逮之寀下詔獄誣以賊瘦死慎行亦遣戍

詞義苟悅有言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之寀嘗劾挺擊之事魏璫之黨已翻其案之寀已坐除名乃復誣以賊而殺之况狠甚矣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於國子監許之

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啓聖公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厥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厥臣誅東林黨人持疏詣司業林鈺鈺授筆塗抹即又掛冠櫛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為奏請從之鈺坐削籍

詞義昔石顯擅權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邱何纍纍綬若若耶魏璫尤甚萬齡希其一盼自顧卑微狗竇不可得而鑽無由以賤名達鈞聽於是以前宇宙所尊崇者莫如孔聖請以配享則舉天下之誦諛莫之能過庶幾可邀一顧之知詎知獲罪於天不轉盼而名登逆案首領不保福未至而禍已臨冥漠中何顏以對鬼不且如謝豹之裹足蒙頭乎

秋七月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

先是我

大清兵圍錦州總兵趙率教固守崇煥令祖大壽等統精兵

四千統出

大清兵後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

大清兵已抵寧遠城下方得暑不能克旋引去時稱寧錦大捷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崇煥乞休去以王之臣代之及論功文武冒濫增秩賜廕者數百人崇煥止增一秩

測魏奄勢傾朝野崇煥不為阿附罷斥所必及也其代以之臣者以之臣與崇煥不相能更欲以苛索其短也倘賊奄不即誅滅崇煥之受禍豈待入援時哉

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為安平伯加少師從子良棟為東安

侯加太子太保良卿加太師

良棟鵬翼尚在襁褓鵬翼以寧錦奏捷封良棟以殿工判從吏部尚書周應秋請也良卿至代天子享南郊祭

太廟於共天下皆知忠賢欲竊神器矣

測崔爾有言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是時大權操於逆璫穹官怪秩固可如囊中之物任其取携而器滿則傾寧能久乎

八月帝崩

帝大漸召閣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黃立極等對曰陛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及崩遺詔以弟信王嗣位廷臣入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有逆謀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測定按熹宗承光宗之幹蠱而維新庶政中外方欣然望治奈何以引繩削墨及倡優聲伎狗馬射獵

為事俾乳媪客氏逆瑞魏忠賢內外交通妃嬪可殺
孕娠可墜設內操而禁掖震驚墮邊防而督師屢易
進養子之流而僉壬並列滅東林之黨而善類一空
祖孫以怠荒相繼此天命所以去人心所以離而莫
可挽回也與

信王由檢即位

九月立皇后周氏

測 后性嚴慎事帝十八年嘗微言諷帝南遷他政
事未嘗預國破先帝崩蕭綺稱漢獻帝伏皇后復純
明之姿懷忠亮之質臨危授命壯夫未能
加焉知死不愆馮媛之儔也周后亦然

冬十月南京地震

宋志曰小人用下有謀及民擾則地震
帝新即位而有地震之異其國家多故之徵與

十一月魏忠賢崔呈秀及客氏等皆伏誅

帝素稔忠賢惡即位後深自儆備廷臣交章劾忠賢忠
賢大懼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帝斥應元安
置忠賢於鳳陽既行遣使逮之並逮崔呈秀及工部尚
書吳淳夫兵部尚書田吉太常卿倪文煥副都御史李
夔龍忠賢呈秀自縊死詔戮其屍客氏及魏良卿侯國
興客光先等並伏誅籍其家田爾耕許顯純等以次伏
法

則 楊誠齋有言閹寺為患從古有之惟信之愈深
則為害愈烈南司之臣可傾而北司之勢終敗甘露
之禍可免而鳳翔之變難逃漢鼎一移而曹節安在
唐祚不振而季述亦亡所謂信之愈深則為害愈烈

者此也魏璫於熹宗不啻魚水之相投蓋信之至深者也而肆惡滔天無所顧忌卒之福極灾生求為不豚不可復得一時趨炎附勢之輩倚之如泰山者忽轉而為冰山身敗名裂並罹法網則為害於國實亦為害於身也而癰疽既潰大命亦隨之故周書皇門解有曰媚夫先受其殄罰國亦不寧

罷諸邊鎮守中官

明義楊時對宋徽宗有言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軍之轍不可復蹈帝之立也其殆有見於此乎倘始終不渝宗社之少延歲月尚未可知也

黃立極罷

山陰監生胡煥獻上疏論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閹並宜斥罷帝除煥獻名立極

不自安乞休去

明義立極與魏忠賢同鄉為所推擢自顧秉謙乞歸遂為首輔至是以逢奸被劾去尋列逆案律以交結近侍等革職由此而得者亦由此而失何如卓然自立之為愈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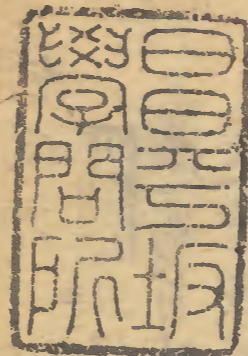
十二月以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周道登劉鴻訓並

為東閣大學士

帝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倣古枚卜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

人復得道登鴻訓並命入閣
明義宋制有云朝廷之盛衰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強固則精神折衝欲守在四裔以為偃兵之姚宋欲

藏於百姓以為惜民之蕭曹倣古枚卜其重其事固
其宜也然帝卜六相龍錫標道登鴻訓懋忤魏忠賢
罷斥家居者宗道景辰則忠賢之黨帝並用之豈以
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漢武熟聞訾毀嘗兩用無
猜與而貞邪雜進欲
以興衰撥亂難矣



文化己巳

文正己巳

